

人间物语

灯下书

月夜清辉映知己

| 郭幸 文 |

在清冷的夜色中,苏轼独坐窗前,微微叹息。他眼神游移在半掩的窗棂间,透过狭窄的缝隙,看见一抹皎洁的月光缓缓洒入。这个夜晚,清辉如水,幽静中泛起一丝暖意。北宋年间的这位文豪,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至黄州,生活早已无从安定。这种漂泊带来的惆怅,让他长夜不寐,心头愁绪如潮。可今夜,这月光仿佛温柔地拂去了他一身的疲惫,带着清冽的宁静直入人心。

他推门而出,脚步缓缓踏上石径,心中忽然泛起了久违的平和。这月色如霜,似为天地间寂寞的灵魂带来一份慰藉。这夜晚,仿佛为他而生。苏轼轻步出门,目光沉沉地望向远方。他忽然忆起了自己心中的知己张怀民,那个同样被命运捉弄的好友。他同样被贬至黄州,怀才不遇,却同样以豁达心态接纳着命运的风雨。他们志趣相投,在贬谪的生涯中彼此扶持,携手度过每一个寒冷的夜晚与孤独的日子。

“无人与我共此良夜,不若前往承天寺,与怀民同游。”苏轼念及于此,便起身前往承天寺。这座寺庙一向冷清,尤其是在夜间,连梵音也寂寥无声。沿途竹柏掩映,幽深清冷,像是遮掩了一世的浮沉。苏轼心中带着一份期待与坦然,缓缓走向那一片宁静的世外之地。

夜色清冷,四周一片静谧,只有石径上的落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张怀民早已在承天寺等候,他身着宽袍,目光如炬,似乎早知好友会来相会。二人不约而同地露出微笑,默默地携手步入这清寂的庭院。他们在无声中感受着彼此的存在,仿佛不需要言语,心中已尽是共鸣。这份深厚的友情,在漂泊的岁月中成为他们唯一的支柱,也成为他们灵魂深处的一道光亮。

庭院间,月光如水般流淌,映出两人的身影。两人并肩而行,缓缓步入庭院深处,眼前的景色令人心醉。月光照在庭院之上,仿佛一池清水,空明如镜。苏轼静静地注视着这片美景,感到心头的愁绪渐渐消散,似乎一切世事纷扰皆可置于身后,留给他一片清宁。水中错落有致的藻荇,与周围的竹柏影相映,仿佛在月光下描绘出一幅寂静的画卷。他不禁低声感叹道:“庭下如积

水空明,水中藻、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。”

张怀民微微一笑,眼中露出一丝欣慰与理解。这一句话正道出了两人心中共鸣的深情。夜色沉沉,他们没有过多的言语,只在这静谧的月光中共享着彼此的存在。这份心灵的契合,是在其他任何人面前都难以诉说的,也是命运赐予他们的珍贵馈赠。二人相视一笑,仿佛这一笑间便将千言万语道尽。

苏轼轻轻地叹道:“此等良夜,恐怕世上能与我等共赏之人寥寥无几。”张怀民也深有同感。世上能在这良夜中静赏赏月的人并不多,而他们的这份闲适,也并非因真正的清闲,而是命运给予他们的难得时刻。世间的孤独与困境,却成就了他们这份独特的情谊。他们在这月光的照耀下,默默感受着彼此的存在,明白彼此在这人生的荒凉中,是最深的安慰与支撑。

承天寺的这片月光,让他们如临仙境,又如坠入寂寞的深渊。他们无言伫立,共同沉浸在这片月色中,感受那份难得的清明与安然。张怀民是苏轼最深的知己,他们一起在这幽静的月夜里,仿佛抛却了人生的枷锁,得以在寂静中修得一份心灵的宁静。此时此刻,他们心灵相通,甚至连呼吸都默契一致。苏轼的心,因这月色与友情而渐渐安下心来,贬谪生活中的愁苦仿佛渐渐随风散去,只余一片温柔的静谧。

月光如水,四周寂静无声,仿佛天地间只有他们二人。苏轼低头凝视地面上竹影与柏影交错的斑驳画面,心中忽而生出一种豁达。那些人生中的困苦与得失,此时显得微不足道。他深知这份清闲与宁静的可贵,然而这份清闲中却也蕴含着他对人生的深深思索。正是在这如水般的月色中,他的灵魂得到了滋养与慰藉,仿佛从世俗中暂时脱身,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净土。

当夜渐深,月光愈发柔和清冷,照在他们的脸上,仿佛为他们镀上一层圣洁的光辉。苏轼默默地凝视着张怀民,心中充满了感激。这份友谊,便是他在困苦岁月中最珍视的财富。人生中的浮沉,也许总是伴随着孤独与无奈,但在这片如水的月色下,他明白,真正的友情,便是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刻,给人带来无尽温暖与力量的存在。

承天寺的夜,成了苏轼记忆中的一段永恒诗篇。这一夜的美景,不仅使他在孤寂中找到了心灵的慰藉,更让他在困境中获得了一份心灵的豁达。张怀民的存在,使得他不再孤单,他们一同在这月色中感受人间的温暖与力量,感受这天地间最珍贵的心灵相依。

承天寺的夜游,不仅成就了苏轼的一篇名作,更成就了他人生的一次深刻体悟。他在这份友情中找到了生活的力量,找到了生命中的片刻安宁。而对于我们而言,这片月光中的友情,更是一种启示:在世间浮沉中,若有一位知己相伴,即便生活再无常,也能找到一份永恒的温暖。

以梦壮行

| 新勇 文 |

该叫理想还是幻想。

如果能够获得,那就该叫现实;如果不能获得,那这段黑夜中的摸索,是不是就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梦?

有个朋友曾经对我说,在他结婚多年以后,遇到一个熟悉多年的女子,她善解人意,言谈得体,总是给人带来快乐。可她一直那么瘦,那么弱小,就像早晨一颗细小的露珠,不敢触碰,生怕一触碰所有的美妙都不复存在。分别多年后,直到前几天相见,因为长了五斤,她像一块玉,变得珠圆玉润,脸上带着莹莹的光彩,皮肤红润,头发像春风中的碧丝纤草,干净而柔顺。我那朋友告诉我,见面那一刻他真想对她说:我想抱抱你,让我近距离把你仔细看。可是他又说:“我羞于启齿,我在反复怀疑我这要求的合理性,同时怀疑自己的虚伪性,为什么多年以前没有这种冲动?”我不知道,那一刻他的想法,应该叫理想还是幻想。

醒着的时候往往在做梦,睡着的时候却常常在生活。

按照睡的状态和醒的状态,我们不妨把梦分为不由自主做的梦和主动做的梦。

人生经验告诉我们,不由自主做的梦,无论多么恐怖,多么纠结,一旦醒来,就不复存在;而主动做的梦,越是如此绚丽无瑕,如此完美无缺,带给你的失望和迷惘就越深厚越扎实。

尽管我们深知刻意追求的境界,往往伴随着诸多烦恼与辛劳,但没有人愿舍弃心中的憧憬,或者放弃那白日里的梦想。

在人生的浩瀚长河中,每个人都是一艘特立独行的帆船,有时乘风破浪,有时静泊港湾。但无论身处何种境遇,那份对梦想的执着追求,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,引领着我们穿越迷雾,勇往直前;激励着我们不断探索、不懈奋斗,直至抵达成功的彼岸。

白日之梦,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一片荒芜。它像一股无形的力量,推动着我们不断前行。在追梦的路上,或许会遇到坎坷与挫折,但正是这些挑战,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坚韧,让我们的步伐更加坚定。

每一次跌倒后的爬起,都是对自我极限的超越;每一次失败后的反思,都是向成功迈进的坚实步伐。梦想,让我们学会了坚持与勇气,让我们在逆境中也能看见希望的光芒。

只要心中有梦,我们便拥有无尽的动力;只要对未来充满期待,我们便能不断超越自我。不管将来我们能不能登上梦想的巅峰,只要认真跋涉过、探索过,回望来时的路,那些曾经的汗水与泪水,都化作了最宝贵的记忆或者财富。

人生最动人的部分,在追梦圆梦的过程之中。就像电影最精彩、最吸引人的部分,大多出现在整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、而不是电影的结尾一样。

当我入睡之后,许多人在我梦里相聚山林。他们像南京艺术学院校园内的雕塑,时而各自分散,时而聚集一起。白天看上去都挺快乐,到黑咕隆咚的夜里,猛然出现在眼前,特别吓人。

有时我还没醒,他们就走了;有时我醒过来,他们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。

尤其奢侈的是,有时候梦里也有自己的形象。我在我自己的梦里是立体的,我能从不同的角度看见我的音容笑貌,一颦一笑都跟我自己无法分割,而现实中的我跟梦中的我却又分明各自独立。

感觉梦中的我,就像我笔下的小说人物,我静静躺着打呼噜,同时撒开双腿为所欲为;就像我静静地在书桌前打着字,而我用文字编织的那个我,却在干着各种各样的事情。

这是人类自带的克隆技术,没谁说这就是发明,但我们脑子里的梦,的确属于伟大的发明,这种发明时时刻刻都在创新、创造。

要是醒来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做梦,倘若时间不够长,那么祝贺你,你刚才的睡眠多半属于深度睡眠;倘若长时间无梦,这个人的生命装备多半缺失了呼吸,或者他的一部分装备已经失灵。

据科学研究,连马和狗等诸多的动物都会做梦呢。而我,一个写书人,我是觉得连小草和蚂蚁都会做梦,否则小草不会冲破坚硬的大地,蚂蚁不会为了食物而在外觅食的那一段旅程上随心所欲地开辟道路。一只蚂蚁永远不知道它即将获得的食物在哪里,而在回来的时候,这只即使不曾满载而归的蚂蚁、这只或多或少都得到一份生活馈赠的蚂蚁,却能准确地找到归途——因为有梦,连蚂蚁都不会迷路。

人在睁开眼睛的时候,也是可以做梦的。我们把睁着眼睛做的梦,可以实现、能够实现的那部分叫理想;把不能实现、不会实现的那一部分,称作幻想或者想象。

人在醒着的时候经常怀疑自己在做梦。比如,当我在现实的黑夜里穿过悠长的林间小道,四周漆黑一片,深夜的树林没有任何声音,连猫头鹰都不会梦呓,更不会尖叫,风也睡着了,天上的月亮和星光也睡着了,只有一些不甘寂寞的树叶弥散着幽暗的光,四周影影绰绰。我怀疑每一棵树的后面都藏着妖魔,每一片树叶底下都有一个鬼怪在荡秋千。他们伸缩着鲜红的舌头,随时准备从树和树叶后面跳出来……我的恐惧,不是来自身外的一草一木,不是源自眼前的黑暗,而是内心。这时候唯一能让我战胜恐惧的,是在黑暗中亮起一盏灯,或者能有一个陪伴的人。

谁能说得清这时候对一盏灯或者一个同路人有所期待,是应



心旷神怡

插画 笑阳